

前世尘缘

【前传：烽火笑靥酿阴雨】

在有夏氏部落里面，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孩，她叫琼。琼有一只浑身雪白的狐狸，琼管它叫雾。

雾是一只雄狐，在一次追捕兔子过程中右腿不慎失足跌落下山坡，被琼救起，从此便成了琼的宠物。琼的家里是夏氏部落里面普普通通的一户，每日仅靠打猎维持生计，懂事的琼从小就可以承担起家族中的一部分事务，譬如织补衣服、编渔网等。

“在京城里面，有我们的王和那些贵族，他们拥有大量土地和奴隶，还有军队，”这是琼的母亲在羡慕地向琼讲起遥远的京城，“他们过着神仙般的生活……”

“如果我能带爹和娘去京城就好了，见识一下那里的富丽。”琼天真地说，然后爱怜地摸了摸雾的头。

“琼啊，你命不该生在这种荒僻的小村落的，你天生就是一个美人胚子。假如能出生在大户人家，必定能出落成一个大家闺秀，”琼的母亲犹豫了一下，“其实……”

“一个女儿家能有什么出息！”琼的父亲突然抢过了话头，躺在草做的席子上翻了个身，“这种事情叽叽喳喳地叨咕个什么劲儿！”

于是，大家全部静了下来。雾把头凑近琼的长发，不禁想象起琼手持一盏酒器醉人的样子来。而它，正卧在丝绸铺就的垫子上面，大

口地嚼着鸡头。想到这里，霁咽了口口水，慵懒地打了哈欠，缓缓睡去……

正如琼的母亲所预料到的一样，琼的确成长为一个舒雅的漂亮姑娘，可惜的是，母亲已然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里安祥去世了。琼纵使有倾国倾城的容貌，却奈何处在山村，无人知晓。除了琼的父亲，只有一个人，他叫作峰。

霁亲眼目睹了琼和峰相爱的开始。那日，琼站在山腰，突然被一朵淡紫色的花而吸引，那花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幽香，连霁也陶醉在这朵花的素雅中。可是，这花处在悬崖下，极难采到。正在琼徘徊间，道边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看在眼里，探身在下这朵花递到琼的面前。

“绝境紫黛，婉生崖边，赠予淑女，物采佩子。”他竟哼出几句极蹩脚的歌谣来，琼心中倒觉好笑。

“你是谁呀？”琼竟被这个年轻人吸引住了，接过花问道。霁跃起要将鼻子凑近那朵花，却奈何琼与那个人谈得认真，丝毫没理睬霁，霁只好灰溜溜地靠在一旁。

“在下名峰，敢问姑娘芳名？”峰打了个稽首，问道。

“我是琼。”琼羞红了面颊，侧过身去。

阳光直泻在泉水上，镶起了一道金边。满目烂漫的野花，绽放出青涩的甜蜜。霁在这花丛中穿梭，有一副天真、无忧无虑的模样。

路途狭长，一路的颠簸并未打断琼的思绪。“你不是我们的亲生

女儿，我们是在河边捡起你的。别怪我们……”这是父亲在临死前的叮咛。“如果见不到你，我屋里微笑。”这是琼在花丛中对峰永恒的誓言。“不要！不要！”这是琼对峰放不下是眷恋和试图挣脱那几个大汉的捆绑的呼喊。“你以后就叫褒姒了，好好服侍幽王。”这是褒姒长子对琼的吩咐……

琼现在就在王宫里了，一切比她想象的更加奢靡。锦衣、玉带，装衬着王室至高的华贵；鳄鱼翠凤、犀角象牙装点着宫中的富丽；绝提骏马、太阿宝剑是幽王说一不二的威严。可是，就在这浩大的宫殿中，在用丹青作装饰的帐幔里，在天鹅绒制成的床垫上，琼却在这里慌张。她看不到了。峰俊美的面庞；她听不到了，峰缠绵的情话；她嗅不到了，山崖边迷人的芬芳；她触不到了，清泉流过指尖一阵清凉。

“爱妃——”主人家为她描述过，那走一步晃三下的胖子就是幽王。雾依稀看见，幽王步履上的夜明珠停留在地上。淡紫色静谧的衣衫从琼身上滑落，在地上倒作一堆，琼闭着眼睛慢慢向后倒下。而那滴不为人知的泪珠，从琼的眼角流过她光滑的胴体，摔得粉碎……

烽火硝烟，雾盲目的逃窜在铁马金戈中化作沉默的倾述，旌旗盲目地被挥舞着，战鼓愤怒得欲作崩裂状。同样在这个地方，同样是在这个兵甲满川的场景，琼的旁边立着幽王。幽王想尽各种方法却不能博美人一笑，后不惜开起愚弄诸侯者倾国的玩笑来。琼这次笑了，笑得婉约而静美，千军万马中，她只望见峰的飒爽英姿。而琼的眼眸，已蒙上一阵薄雾，如轻纱般笼罩着心中的甜蜜和悲凉。

而今昔，都城繁华已灰飞烟灭，那段不堪回首的妥协也人去楼空，

空留下冰冷的兵甲与无休止的喊杀声一遍遍在半空中回响。滚滚江水，淘不尽那日悲伤。幽王不知去向，琼也难觅其踪。霁无语地凝望，似乎想通了什么，却又猜不透这段悲欢离合。远方尽是苍茫，日暮时分，一轮红日缓缓落下……

【上部：泣血鸿鹄可奈何】

我，出生于压迫，成长于仇恨，立志于愤怒。

中原地区的遗失是我脑海里抹不去的记忆，楚风的歌谣在我胸中一遍遍拍击、震荡，亡秦的号召犹如光明的旗帜不断引领我爆发。

没有什么事是能阻碍我的，时光如一条河，我坐在船上，对所有不管拦路与否的水草连根拔起。太阳塑造我明亮的双眸，蓝天赐予我骇世的豪放，大地筑起我刚健的身躯，而那河流，是我唯吾独尊的漠视与骄傲。

这世上，我只被一个人感动，她是虞姬。她有着玉兰的雍容、牡丹的肃穆、菊的淡泊、莲的优雅，她体贴，白云送给她善解人意的目光；她执着，百草陶冶她忠贞不渝的情操；她高洁，月光装点她华贵如轻纱般的长发。

我面对眼前翻浪滚滚的江水，回想逝者如斯的岁月，一叶扁舟，驶向触及不到的远方，而那远方，也正传来一阵低沉的轰鸣……

明月夜，笼罩着轻纱似的婉约月光，泻了满地的银辉。树林中时时有鸟儿飞起、落地。

“你要走了。”她的声音安静得好似空灵的泉水滴落。荡在我心上，萦绕一圈又一圈的波纹。

“或许会分开一段时间。”我强忍着从喉咙里挤出这沙哑的几个字，不忍说明。

“不可以留下吗？”她抬起那玲珑的双眸，我难以抗拒她柔情似水的目光。

我试图躲避，却还是失败。“不能。救万民于水火中，无法推卸，这是英雄的心声。”

“救万民于水火中，”她用轻蔑的语气不断重复着，“英雄。”

我意识到我忽视了她的感受，但又只能如此。“我会回来的，相信我。”

她抬下头，凝望这片地面；“等打完了仗，你陪我归隐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我坚定地说。这是我最后能给予的唯一承诺。

她没有再说话。转身，跑开。枝桠间沙沙作响，我听见晚风撕裂横贯心脏的疼痛。她的背影消逝不见，隐没在分离的方向，同时散开的，那阵弥漫的忧伤已失去向往。

前方无可寻觅，旌旗在空中呼呼作响，身后一眼望不到头的军队，驶向光辉或昏暗是前方。心中的波澜壮阔夹杂一点不安，再也无法平息。头顶上的白云急速地掠过这片土地，随即卷入永无止境的空旷中。深吸一口气，冷风生硬地穿过我的喉咙，给我一种干渴、炽热的疼痛。

士兵们如同一尊尊雕像。等待，决定成或败。前方的敌军如同黑压压的阴天，给人一种难以抗拒的震撼。浩渺是战场给予我无尽的遐想。峰峦静静飘向没有结局的天空。心中掠过她婆娑般的倩影，走了神，梦想回到它开始的地方。一声长长的号角已不容我多加思索，催

促着，掀起一阵狂潮。

雾气沆汤、微凉，寒气逼人的肃杀。冷漠的弓箭，转过身，无从寻起。响彻心中那阵惊异，开启它不变的悲惨面目，像是一个天使开的一个冷酷的玩笑，走向战火的边陲。几样兵器，响彻整个春秋，重新上演，不变他心血淋漓的幕布。没有退路，每个人都是杀红了眼的猛兽，全然忘却曾经的儒雅。怎样的社会造就怎样的人，生活教会我们如何生存，妥协或消亡，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条路，各自选择各自的出路。眼前是残忍的场景，角色是我们，剧目是战争，情节是挣扎。一同被卷入现实的漩涡，奋力挣脱。伸开手脚，换个世代，找寻一个适合自己的剧本。日进暮色，而战斗没有停息的意思。两军剩下的兵马奋力冲向对方，撞击着凄凉而悦耳的响声。战马嘶鸣声混入喊杀声，耳膜承受不住这种冲动，嗡嗡地抗议着。手中是刀被鲜血染红，站立着的砍倒了站立着的，从倒下的身上跨过去，找寻下一个站立着的。漫山遍野尽是死尸，血流向山脚，那里有小花绚烂地开放。一些人的逝去是为了让另一些人更好地活着，我无力哀叹。

我们胜利了。我望着最后的结尾清楚地明白，却没有欢欣鼓舞，一丝苦笑爬上嘴角。

四面赞贺声不绝于耳，多国使臣忙着朝拜我。头上顶明月珠，足下踏夜光璧。垂下珠帘，各地进贡的奇珍异物多得数不清，罗幕垂下，有她侧立床榻。舒缓的音乐声慢慢飘过，一颗石子在心湖落下，敲打出娴雅的旋律。玉坠微动，清风潜入鼻间，也拂来了她的香气。我如此如醉地享受这洗礼后应得的荣耀，金光闪烁的世界。我忘记了呼吸。

玉壶光转的梦幻，在这里实现。我握着王者的权杖，威严地行使着天子的殊荣，愿为她，创造一个幸福舒适的家庭。

“你喜欢吗？”我满心欢喜，骄傲地向她问。

谁料，她微微摇了摇头，拂面，给我以良久的徜徉。我思考了一阵，陷入看不见的迷雾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想要过这种金玉满堂的华贵生活，我们都好累。”她凝望着我的眼睛，终于开口，“我们为什么不到山林中呢？那里有青山、流水、画屏、溪石。一栋草房可以是我们的乐园。好吗？”

我只能应诺。错解了爱，即使是放弃一切，也愿补救。可是有些事真的回不来，归去，风雨阻路。

烽烟依旧，乌江边景色空旷恬静。踏上这段无法回头的道路，博得史官一笑，牺牲了整段年华。云接天，天映水，我想起她血染红唇。也许名当如此，便也懒得改变。当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时候，已是日近西暮。兵马渐渐靠近，背叛、离间，雨太大，每个人都淋湿了眼眶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凋零的，除了曾经辉煌的花瓣，便是愈来愈远的甜蜜回忆。远方难觅背影，曾经定下来过的欢乐如断了线的纸鸢愈飞愈遥。走吧，走吧，何必苦苦眷恋这片不属于我的土地。

抬不起沉重的脚步，心中的悲凉在一刹那间结冻成冰，意念成灰。罢了，潇洒一时，遗恨一世，沾染无数人鲜血的宝剑，今日就为我构建一场唯美的葬礼。寒光掠过，颈间鲜血直射而出。夕阳透过悔，凝固，紫红色的是华贵忧伤的结局。

【下部：远黛青山淡眉宇】

花开是回忆，花败是孤寂。一次次地被生活骗过，一次次地难以割舍。半放荷叶卷塘空，涅槃似地希望只不过是南柯梦忆中无意透露的一点悲凉。家国皆抛，剩下的欢乐少之又少。流芳转瞬那得欢，思考，越过层层阻隔奔走。摆渡，也到不了河中央。纸笔下的悔恨，从伤痕中抄来，每吟一遍，血染心间。

纤纤玉手，环绕我身后。为我熬着已冒浓重气味的药汤，我落泪，伏案哭泣。眼泪从案上径直滑落地面，逝去。我不忍面向伊，我的过错。以为抓牢了幸福，其实这就是岔路所在。漂流，坠入缠绵不断的情殇。

腹间忽传来一阵疼痛，身体袭过无休止的痉挛。死亡来得我预期的更要缓慢，深锁，岁月枯等飘落水中的衣角，最后一点时间，回忆。

花径侧畔，千百种花卉争芳斗艳，而我独恋，伊人香散。

铜镜晕开那时的我，不谙世道险恶，烂漫无惧，卧我父皇身旁。不知怎地，他一天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，叹息长吟，不知有什么悲欢始终缠绕着他，将他推入茫茫黑暗中，陷入冰冷的绝望。这种绝望是灰色调的，游走在迷的边缘，无法放手，又抓不到光明。晦明变化，阴晴圆缺，撒手遁入风中，无影无踪。

凄凉冷落，桂花洒落一地的季节，桂香奢侈地漫过后庭，铺垫一段温馨。我随风思绪落在笔砚上，抹开，水墨色的执著。伊人持砚，端立一旁，看我为她挥毫造就绝恋，痴痴地浅笑，使我沉醉在伊翕忽的酒窝中。一盏下去，就忘却所有不快，彼此仅有你我，金戈铁马，功名业绩，不复出现在这样和的世界，皆道虚妄。

烟青色的雨滴含笑敲打窗楹，给那朱红上了一层薄薄寒霜，浑身像是悬崖峭壁边的__--菊，兀立，张扬。涂匀墨汁，正楷凌然跃乎纸上，似乎千万般风情；握笔描眉，流水落花逝者如斯，不尽轮回百转。这字里行间，多少是冥冥注定，多少是抓不紧路，似是而非的边缘，梦的精灵在轻声哼唱，韵律，正在伊人与我各自而又融为一体的心中。姑苏一笑胜扬州千日，暗香浮动，音韵从帷幔中缓缓升起。

金銮殿上贴过一层辉煌，我茫然无措在父亲的祭日踏上御椅，威严、恩典、惨淡、孤寡，伴随阵阵愁绪向我涌来，我的颈间窜出阵阵不适。飞龙嵌于袍间，呼啸着掠过新海，毛骨悚然。铺天盖地的崇敬袭向我，我额头沾满了汗，看他们怎样出演一场注定很无聊的哑剧，我是幕布上的牵线木偶，张皇着想要逃脱，却无力地瘫软在那里。他们敝陋的之乎者也翻滚着，生硬苍白，治国平天下，说得容易。我难以吞咽下一阵恶心，就摊开双手抚摸座下龙椅，冰冷无情。

不知眼前的胶片怎样被光圈定格，他们一遍遍书写乏味的章节，我只是敷衍，只好敷衍跨过隆重的登基仪式，我走入书房，但愿书香可掩盖我身上尘世的俗气。伊侧立一旁，我疾步上前与伊相拥。

“陛下应以大局为重，不可沉湎酒色。各朝臣上书无数，恭请陛下赐目。”伊人竟轻轻的推开我，语中依旧是诚恳的劝言，多一点体贴，多一点贤惠。

我猛然知晓过去难以捉摸，而结局冥冥已定，我要完成一出僵硬的谢幕。现实将我狠狠推入角斗场，造就实力不均衡的对决。观众席上我的爱人大声为我加油，我苦笑着完成宿命。

纸笔赫然跃入眼帘，我不禁一怔，确认这场斗决拉开帷幕，我只得提笔，手却不听使唤地正书一首绝句：潇飒未达满尘弓，可致情言逐俗名。苍穹落余穷阴垠，幂幂殚躯填夷沟。

结局如约而至，打开寂寞已久的冰冷咒语，如期如愿啜嚅着透露潮信，空守着回不去的金陵画像，泪水打湿夙愿，稀释成可怖的模样。后退，已是无可退路，疯狂地嘶叫，只是着无边际的疼痛。淡烟、画屏、细水、轻纱，一如既往守候着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思绪是横贯心脏的。故乡的月，空荡荡地挂在天空，满目的星辉竟构不出一个明亮的未来。一把湘伞，竭力将我带回我的家，打湿了眼眶。窗外是一片苍凉，梧桐凋零得如过早开启的花葩，树叶掩盖起昏暗的向往，那段迷宫早已没有方向。飘在空中的是缟系，是对过去的埋葬。烛光微醺，残火映照伊人伤情的模样。我用手拈起一点清茶，描淡她的眉，泪花顺着面颊留下来。悔吗？冥冥注定，无法改变这场的闹剧，任它伴风飞向以后。以后又不一定是一梦醒来后明媚的阳光，咒语在脑海中不停地打转，紫飘零碎。惨淡曲折，误会陷入深深的、无可名状的深渊，两行泪水如两注河流直灌入悔恨的心田。

暝色冲向脑中最隐秘的角落，素秋时用手挽过的悲哀又过眼前。大去之期迫在眉睫，爱恨在一瞬缠绕纠结，想放手，它紧紧咬住身体的每一部分，扯得我不住地嚎叫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今天是我的祭日。看遍花开花落的我在这一刹那迎来了自己苍白的告别。再见。使劲全身力气也说不出最后的两个字，我与伊人相互凝望，眼中充满无限欲说难休的言语，我听见她一遍遍地叫我的名字，我眼中掠过一丝念头，

早点死了罢，却又难以忘怀那阵甜蜜。我是用血肉填平精神上的漩涡的。夜色渐渐淡了下来，灵魂摆脱肉体，愈飞愈远……

【结局：烟雨江南又飘摇】

在纸上，划一笔是曾经，划两笔是承诺，划三笔是叹息，第四笔刚落下，也不知该去往何处。

伊在身边已睡得熟了，神态安详可爱。我又重拾起错过的往日，心胸一阵颤动。你懂的，我在伊耳畔念道。伊露一丝微笑，是否是对这穿越黑白记忆的欣慰。

此时，园中的淡竹正完成一次横抵天地的思考。这阵思考可包容世上所有的悔恨与折磨。轰鸣声经过流芳喧闹地冲到我面前，对我说，这阵思考叫作，放过。